

爱 在人间

边 玲 玲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AIZAI RENJIAN

● 中短篇小说集

边玲玲 著

爱，在人间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爱，在人间

Ai Zairenjian

边玲玲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18,000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10 $\frac{1}{2}$ 插页3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责任编辑：郜文

责任校对：辛晓征

封面设计：王亚非

统一书号：10153·954

定价：1.40元



一九四七年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一个干部家庭。后随父母搬迁沈阳。文化大革命中，惨遭“四人帮”迫害，母亲不幸逝世，本人“上山下乡”，做了“知青”。

一九七八年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开始发表小说，《烦恼》系她的处女作。一九八二年毕业后，分配到辽宁省作家协会《鸭绿江》编辑部，做编辑工作。同年，加入辽宁省作家协会，为会员；一九八五年被选为理事。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位青年作者的中短篇小说集。

作品以知青生活、城市生活题材为主，展示了开阔的艺术画面，以敏锐的现实感和生活认识，写出年轻一代人的回忆、思考、追求和爱……《爱，在人间》和《一个可爱的女人》，曾在省内产生一定影响，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弦外音》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光明日报》即载有评论。

集中其他作品，也各有特点，《节奏》《裤子》等，含蓄明畅，舒展自然，《生活的扉页》、《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内容翔实，感情深沉。该集时代感强，节奏明快，文笔简洁，感情细腻。有的篇章富有诗的意境，耐人寻味。

目 录

生活的扉页·····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131
烦恼·····	174
彩霞·····	197
一个可爱的女人·····	206
节奏·····	221
红帆，随风飘去·····	231
爱，在人间·····	246
天井·····	265
丹顶鹤·····	279
裤子·····	294
弦外音·····	304
在边远小镇·····	318

如果，在人类的情感中，确实有一种纯洁无私的爱的话，那么，这种爱就是母爱。

在我和弟弟还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他能留在我的记忆里的，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肥大的军棉袄，满腮大胡子……还是后来靠着他遗留下来的照片，澄清了我们对他的模糊记忆。他是在病院里让人盖着白被单推走的，从此，再也没回来。我那时还不懂什么叫悲哀，只知道家里少了一个人。此外的感受就是，妈妈对于我们既是温柔的母亲，又是严厉的父亲。

“妈妈”，这是一个多么有吸引力的称呼。

以前人们在我面前提起她总是怀着敬意，对老革命的敬意。

“吴部长近来好吗？”

有些人的脸上也有谄媚的表情，但是当时的我，还不会区别尊敬和谄媚，它们同时给我带来了一种优越感。

近几年突然变了，人们在我们面前总是小心翼翼地提到她：

“你妈的问题……”

在人们的目光中有怀疑也有同情。妈妈突然成了一个犯人，我们去干校看她，母女见面旁边还有一个象探子一样的人盯着我们。

也只有这几年我才明白，“妈妈”对于我意味着什么。离开妈妈的命运还有我自己的命运吗？“如果她真被打倒了……”我不敢想下去。

呵，都过去了，妈妈已经被解放了，她昨天打来电话，通知我们去干校，我和弟弟一大早起来，登上了早班公共汽车，准备投向她的怀抱。

车身在不停地颠簸，这是一个车鼻子往前伸出的那种老式汽车。也许是因为高兴，对这溅满了泥水的车身我看着也顺眼多了，就连车厢里的这股蛤蟆烟味，我今天也觉得好闻了。

听说妈妈解放了，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今后在他面前我不再是一个被人可怜的角色了。在汽车挂着泥点和灰尘的玻璃上，我看见了一个清秀的姑娘，眼睛笑咪咪地含有几分稚气。噢，快乐的曼曼，我看着自己的影子，扑哧一声乐起来。

“呵，丘彼特，你这捉弄人的小家伙。”

坐在身边的弟弟阴阳怪气地说。

“小森，你对他有很深的成见呵，其实是偏见，这不好，人应该豁达……”

“爱情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泡影，表面上五光十色，但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早晚有一天要‘啪’……”

“去你的吧！”

我笑呵呵地在他怀里的吉他盒子上拍了一下，这深灰色的盒子发出了嗡嗡的共鸣。

他心疼地抱紧了琴盒，又狠狠地推开了我的手。

“好，你看看这个……”

他从书包里抽出一本书，《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他把书翻到了窝了角的一页。

“你看看我划过杠杠的这段。”

我接过书读起来。

“‘他一生保持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人生来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行了，行了，拿走，我不看！”

我又一次把头甩向玻璃窗。我又一次看见了窗子上映着的那个姑娘，这一回，她脸上有了几分怒色，细长的眉毛打了结子。

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碧蓝的天空，金黄的原野，深秋的东北平原，很象一幅法国十九世纪巴比松画派的风景油画。只是绿颜色少了一些，原野中间缺一棵大树，不然倒真象是罗梭的《橡树》复制品。

“我真喜欢罗梭的《橡树》。”

这还是高中一年级时林义南对我说的。他还眯起亮晶晶的眼睛端详着我说：

“可惜呵，你太弱，不象橡树，倒象一棵嫩柳。”

对于这话我一直不服气，我最讨厌别人把我看成是娇滴滴的弱女子。连妈妈都佩服我的生命力，妈妈怀我四、五个月，从马上摔下来，居然没有把我摔掉。当然了，因为生在游击年代，我从小很瘦，但是，“瘦”不等于“弱”。

我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送我下乡那天，我望着他那蹲机关蹲得细皮嫩肉的面孔说：

“看你那张小白脸，才象嫩柳呢，我可是要到大自然中去了。”

“真羡慕你。”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

“我争取说服爸爸，以后我去找你。”

还是那条狭窄的林间小路，还是暖和的阳光，还是我和他，这些假山下的树苗苗都是我们亲手栽的。我们都长大了，它们也都长得干粗叶茂了。记得高二的时候，我们在这小树丛里背俄文单词，他说他很想尝尝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滋味，我说，我也去。那时说话毫无顾忌。现在不行了，他浑身上下这套耀眼的军装和我这一身为上山下乡特制的劳动布工作服，是多么鲜明的对照。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地位变了，这变化的原因就是，妈妈被审查，而他的父亲刚被提升为省军区副司令员。

望着他那张在红五星下显得英武俊气的脸膛，我有好多话要说，又一句都说不出来。

这是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呵。

地位的差异反倒增添了我的几分骄傲。那天他对我说，世界上只有我最了解他。我故意晃着头气他：

“得了吧，你的爸爸才最和你知心呢，没有他，你能当上这军区司令部的干事？”

义南是这样回答我的，听了他的话，你们也会认为小森的多心是没有根据的了。他说：

“不，爸爸不理解我，昨天，我还跟他吵了一架呢，我提出来和你们一起下去，可他开口就骂人，以后再慢慢说服他吧。你不知道，司令部大楼多么令人窒息，年轻人应该驰骋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小曼，我想我们这代人所开创的事业一定比父兄上井冈山更光辉灿烂，我们的名字，也应该写在党史上。我把你看成最好的朋友，因为你有思想，爱学习……”

噢，我当时真高兴。

我认为，这是最高的赞誉了，比“美丽”更可贵。是呵，美丽的女孩子多着了，而思想和学识，可以为人们铸成一种不寻常的品格，可以给人的一生增添永不凋谢的美丽。

我们没有象电影上那些恋人们分离时又是亲又是吻的，但彼此的目光说明了一切，这也许更好。

我相信爱情的力量，不然历史上怎么有那么多殉情的男女。只是不知道那位大名鼎鼎的贝多芬是怎么回事，他能写出那么美好的音乐，心中就不可能没有美好的爱情。对，读一读他。

弟弟已经耷拉着脑袋睡着了。昨晚儿，我们睡得太晚了。许多社员家都点了灯，才有人从大队带回信来，说妈妈从干校打来长途电话，让我们动身去她那儿。我的心里立刻象寒冬荡起了春风，是敞亮，是轻松，是欢快，总之我和弟

弟在给妈妈买她爱吃的花生、“毛嗑”、鸡蛋的时候，我是在不停地哼着歌儿。弟弟说他乐得几乎一夜没睡，怪不得现在睡得这么香。

我从他的胳肢窝底下抽出了那本《贝多芬传》。噢，封面上是一个阴沉的人头雕塑像，他冷峻的眼神逼视着读者，那里燃烧着烈火，使人感觉到在他心里必定燃烧着岩浆一样炽热的激情。

这样的人，多半都是悲剧命运。

我屏住气，翻了一页。我看到了一个用苍劲的笔体写的名字：李冬。

原来是他的书，这个怪人。

我和他高中同学三年，下乡又在一个青年点，可总共谈的话，加在一起不过十句。

我知道他恨我讨厌我，说实话我认为他是对的，他应该轻视我的幼稚和愚蠢，当然这也是在我的革命母亲被贴了大字报、挂了牌子游街之后才认识到的。这难道还晚吗？我不也和他遭受同样的待遇，下乡插队了吗？

是的，他一直都不肯原谅我，一直都不肯忘记那次团员审查大会。是他的就象这个音乐大师一样的冷冰冰的眼神告诉我的。

那还是念高一的时候。记得团支部审查大会是在教室里开的。被审查的同学里就有李冬。这个号称数学大王的人一向不修边幅，那天他换了件崭新的学生蓝制服，又露着雪白的衬衣领口。我从来不留心别人的衣着，大概我自己就不讲究穿戴吧，可那天我坐在被审查人对面的团员座席上，不由

得多看了他一眼。

是的，我对他是陌生的，包括他的家庭。

他谈到他的家庭时，偏偏是轻描淡写的。只知道他的爷爷是个大地主，他父亲是个大学教授，五七年划为右派。此外，他根本不谈认识。只是低垂着他的数学脑袋瓜，不安地揉搓着他的一双大手。

在团员自由发言的时候，谁都不痛不痒地说几句，连批评人不讲情面的林义南都回避那个重大问题，我十分气愤，还支部书记呢，原则性哪里去了。我知道他佩服李冬学习上的毅力，李冬已自修第三外语和微积分了。

我的话象连珠炮一样放了出来：

“我想问李冬同学几个问题，你是生在一个剥削阶级的家庭里，你既然要申请加入共青团，就意味着要背叛自己的家庭，可你对你的地主爷爷，右派父亲怎么一点认识都不谈呢？”

他站了起来，头一直没抬，他的声音是那么不自信，和他平时回答老师的问题大不相同：

“我……爷爷，我没见过，在我父亲还小的时候，他就死了。我……父亲……父亲……父亲……”

那个时候的我，是不会理解他的。

我追问道：

“你现在仍然和他住在一起，他对你能没有一点影响吗？”

没有回答。

“平时，你能同他的反动言行作斗争吗？”

没有回答。

“你是怎么和他划清界限的呢？”

仍然没有回答。

结果，除了李冬，其他人的入团申请都被通过了。

我和他没有交谈过，审查会上只有问没有答。当然算不上交谈，看来我们谈过的话连十句还没有呢。

昨天晚上他好象有些激动，脸色还是那么冰冷，只是声音比平时柔和多了：

“快收拾一下，明早动身吧。”

“是我妈妈解放了吗？”

“嗯。”

我还想说，我准备到他家去看看，也许他需要捎什么东西给家里，或者他家里能给他捎来什么东西。他好象不给我任何赎罪的机会似的，扭头就走了。

真是一个怪人，倔人，不幸的人。

我收好了那本书，很快地就依着玻璃窗打起盹来。

汽车到了铁岭终点站。我们将在那换火车。当我们买好了火车票在铁岭站前徘徊的时候，意外地遇见了李冬、高义福、甄玉堂。他们象三根僵直的电线杆子，立在那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

小森走上去，每人一拳头。

“真不够意思，要回来也不吱一声，搭个伴儿一块走嘛。”

他们支吾着，互相你看我，我看你。真是一反常态。就拿高义福来说吧，他平时那么一股嘎不溜秋的劲儿，这会儿

也不见了。这个小家伙才念初一，就被作为知识分子送下来改造了。他经常替自己抱不平：

“老子啥学问没有，算他妈哪家知识分子！都是跟着你们高中生吃瓜落。”

这个老工人的儿子有那么一股豪爽加流气的劲头，有一次他撸胳膊绾袖子地对我说：

“罗姐，有事别客气，来找我北市二爷。”

他家住在北市场的一间快要倒塌的破房子里，老父亲退休了，老母亲成年有病，卧床不起。在他下边，弟弟妹妹五、六个，多苦的一家人呵。可他总是不懂事地伸手跟家里要钱。

对他，我不喜欢，但也不讨厌，他和李冬一样都是我不了解的那种人。

此时，他们都安分了。那个甄玉堂平时就很随和，他怯生生地看着我和弟弟。

就这样，我们这支知识青年还乡团，坐上了向南开动的列车。

奔向母亲的怀抱，心情总是愉快的，我很想和谁唠一唠。李冬就坐在我的斜对面，他一直望着窗外沉思着。他不会不理我，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事情，我要帮他缝被子，他却夹着被找老保管的老伴王奶奶去了。

“李冬！”我喊他。

“叫我？”他猛一抬头。

“当然是叫你了，这哪有第二个李冬。”

“呵……”他笑笑，很不自然，但态度是友好的。

“欢迎你上我家去玩。”

“好！”

“你父亲好吗？替我向他问好。”

他用一种十分古怪的眼神看着我，嘴张了张，没开口，又把头扭向了窗外。

我还是很高兴，他总算有了比较友好的表示：接受了我的邀请。

我得到了安慰，在火车的隆隆声中我也和弟弟他们一样打起盹来。

二

“铃……” 门铃响了。

我慌忙站起来要去开门，不小心碰洒了菜汤。小森冲我撇撇嘴，是一副嘲笑人的样子。

管他呢，我可不是旧中国那些大家闺秀，没有个红娘就做不了自己的主。我穿过走廊，冲到院子里，当林义南笑眯眯地站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的心还在怦怦地跳着。

他比过去更白了，更秀气了，他直冲我笑，他还说了句什么，我没听见。我这副样子也许挺痴呆吧。

他把那双大手伸了过来，我没有退缩，主动出击，抓住它。

“走，进去！”

我们手拉着手，走进了我的小房间。

我们面对面坐着，我有一肚子话要说，又无从说起，我

们生活在两个天地，他的那个司令部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我们的那个牯牛村对于他更是神话一般的境界。

去年我回来的时候，我们谈起话来就有些不投机，我说我们生产队抓住几个偷庄稼的都是贫下中农，地富分子反倒不敢干，他说什么也不信，还“现象”“本质”地给我上了一课。

现在气氛多么融洽呵，没有矛盾冲突，只有目光中倾泻出来的爱。

没想到他主动向我诉苦：

“我提出下连当兵，总是不批，唉，整天是嘻嘻哈哈，吹吹拍拍，无聊极了……”

他摘下黄军帽，掏出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又把一绺又浓又密的黑发理了上去。他很有军人风度，几年前下颔上的嫩胡茬现在已经快要长成连鬓胡了。

是呵，他不是那种吃不得苦的人，这参军也好，插队也好，其实都是命运的安排，我还没看见哪一个人在参军和务农之间选择了后者，我又何必难为他呢。他还爱我，这不就够了吗？

“想什么呢？这么入迷。”

“噢！”

我这才发现，我的目光在他的脸上停留太久了。

“什么都没想。”我还嘴硬。

“小曼，你就讲讲你们青年点的生活吧，一定很有意义。”

看他这么诚恳，我就向他讲了我的思索，我的苦闷，我